

《收获》60周年纪念文存 珍藏版

长篇小说卷（1993）《收获》编辑部 主编

苍河白日梦

刘恒 著

收获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收获

文存

60周年

纪念文存 珍藏版

长篇小说卷（1993）《收获》编辑部 主编

苍河白日梦

刘 恒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苍河白日梦/刘恒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17

(《收获》60周年纪念文存:珍藏版)
ISBN 978-7-02-013036-8

I. ①苍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57845 号

总 策 划 黄育海 程永新
责任编辑 甘 慧 杜 晗
装帧设计 汪佳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 本 72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17
字 数 236 千字
版 次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036-8
定 价 8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巴金和靳以先生创办的《收获》杂志诞生于一九五七年七月，那是一个“事情正在起变化”的特殊时刻，一份大型文学期刊的出现，俨然于现世纷扰之中带来心灵诉求。创刊号首次发表鲁迅的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，好像不只是缅怀与纪念一位文化巨匠，亦将眼前局蹐的语境廓然引入历史行进的大视野。那一期刊发了老舍、冰心、艾芜、柯灵、严文井、康濯等人的作品，仅是老舍的剧本《茶馆》就足以显示办刊人超卓的眼光。随后几年间，《收获》向读者奉献了那个年代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和其他作品，如《大波》（李劫人）、《上海的早晨》（周而复）、《创业史》（柳青）、《山乡巨变》（周立波）、《蔡文姬》（郭沫若），等等。而今，这份刊物已走过六十个年头，回视开辟者之筚路蓝缕，不由让人感慨系之。

《收获》的六十年历程并非一帆风顺，最初十年间她曾两度停刊。先是称之为“三年自然灾害”的困难时期，于一九六〇年五月停刊。一九六四年一月复刊后，又于一九六六年五月被迫停刊，其时“文革”初兴，整个国家开始陷入内乱。直至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才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再度复刊。艰难困顿，玉汝于成，一份文学期刊的命运，亦折射着国家与民族之逆境周折与奋起。

浴火重生的《收获》经历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洗礼，由此进入令人瞩目的黄金时期。以后的三十八年间可谓佳作迭出，硕果累累，呈现老中青几代作家交相辉映的繁盛局面。可惜早已谢世的靳以先生未能亲睹后来的辉煌。复刊后依然长期担任主编的巴金先生，以其光辉人格、非凡的睿智与气度，为这份刊物注入了兼容并包和自由閼放的探索精神。巴老对年轻作者尤寄予厚望，他用质朴的语言告诉大家，“《收获》是向青年作家开放的，已经发表过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，还要发表青年作家的处女作。”因而，一代又一代富于才华的年轻作者将《收获》视为自己的家园，或是从这里起步，或将自己最好的作品发表在这份刊物，如今其中许多作品业已成为新时期文学

经典。

作为国内创办时间最久的大型文学期刊，《收获》杂志六十年间引领文坛风流，本身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缩影，亦时时将大众阅读和文学研究的目光聚焦于此。现在出版这套纪念文存，既是回望《收获》杂志的六十年，更是为了回应各方人士的热忱关注。

这套纪念文存选收《收获》杂志历年发表的优秀作品，遴选范围自一九五七年创刊号至二〇一七年第二期。全书共列二十九卷（册），分别按不同体裁编纂，其中长篇小说十一卷、中篇小说九卷、短篇小说四卷、散文四卷、人生访谈一卷。除长篇各卷之外，其余均以刊出时间分卷或编排目次。由于剧本仅编入老舍《茶馆》一部，姑与同时期周而复的长篇小说《上海的早晨》合为一卷。

为尊重历史，尊重作品作为文学史和文学行为之存在，保存作品的原初文本，亦是本书编纂工作的一项意愿。所以，收入本书的作品均按《收获》发表时的原貌出版，除个别文字错讹之外，一概不作增删改易（包括某些词语用字的非标准书写形式亦一仍其旧，例如“拚命”的“拚”字和“惟有”“惟恐”的“惟”字）。

特别需要说明的是，收入文存的篇目，仅占《收获》杂志历年刊载作品中很小的一部分。对于编纂工作来说，篇目遴选是一个不小的难题，由于作者众多（六十年来各个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几乎都曾在这份刊物上亮相），而作品之高低优劣更是不易判定，取舍之间往往令人斟酌不定。编纂者只能定出一个粗略的原则：首先是考虑各个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作品，其次尽可能顾及读者和研究者的阅读兴味，还有就是适当平衡不同年龄段的作家作品。

毫无疑问，《收获》六十年来刊出的作品绝大多数庶乎优秀之列，本丛书不可能以有限的篇幅涵纳所有的佳作，作为选本只能是尝鼎一脔，难免有遗珠之憾。另外，由于版权或其他一些原因，若干众所周知的名家名作未能编入这套文存，自是令人十分惋惜。

这套纪念文存收入一百八十余位作者不同体裁的作品，详情见于各卷目录。这里，出版方要衷心感谢这些作家、学者或是他们的版权持有人的慷慨授权。书中有少量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暂未能联系到版权（毕竟六十年时间跨度实在不小，加之种种变故，给这方面的工作带来诸多不便），考虑到那些作品本身具有不可或缺的代表性，还是冒昧地收入书中。敬请作者或版权持有人见书后即与责任编辑联系，以便及时奉上样书与薄酬，并敬请见谅。

感谢关心和支持这套文存编纂与出版的各方人士。

最后要说一句：感谢读者。无论六十年的《收获》杂志，还是眼前这套文存，归根结底以读者为存在。

《收获》杂志编辑部

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

孩子，我的故事讲完了。

——老者

老人家，我拿它怎么办呢？

——作者 L

| 目 录 |

第一部	1
第二部	91
第三部	169

第一部

一九九二年三月

3月1日录

说起来话长了，我从头给你讲。人是怪东西，眼皮子前边的事记不住，脚后跟踩烂的事倒一件也忘不了。人都是怪东西！别问我上顿吃了什么，我不知道。要问就问有意思的事。没意思的事我一个字也不说，不信你就听着。兔崽子，咱们从哪儿说起呢？我嘴脏，你不介意吧？你真是个好孩子，我早就看出来来了。

那天，我记不准是哪一年了，可能是戊申年。那天我去柳镇的码头等邮差，去早了，跑到福居茶馆里要了一碗碧螺，一边喝一边看窗户。窗户对着河汊，来来去去的都是小船，船上有猪、酱菜桶和鱼鹰，也有个把女人一摇而过。我十六岁，喜欢看打架，喜欢看女人的脸蛋子和胸脯，当然，还有屁股。别跟我皱眉头，你不喜欢看吗？这就对了。我早

就说过，你是个好孩子。你知道不喜欢看女人屁股的人喜欢看什么东西吗？我嘴脏，可是我还得说，他们喜欢看茅坑里自己拉出来的屎！他们是蛆，让他们看去吧。我们是人，我们只看有意思的东西。兔崽子，你说对么？

女人立在船上过去，摇橹的样子让我在白天也止不住做梦，都是丑梦。我梦见自己贴着女人肥嘟嘟的后身与她一块儿摇，我和她摇成一个人了。不怕你笑话，我昨天还做了这种梦，可惜抱的不是人，是一只细巴溜长的野狐狸，是公是母我都没弄清呢！我说的话有意思么？

你要觉着没意思，我就不说了。这世上跟我同岁的人还有几个？我是一八九二年生人。一八九二年，你算算吧。他们和她们都在土里烂成了泥，不小心让人挖一块骨头出来，都给当成羊骨头和猪骨头，没人再拿他们当人。我该知足了。多嘴多舌不是好兆，老人多嘴多舌就是活不长了，那是老天爷在催他的命呢！

孩子，你把茶杯给我递过来。

谢谢，把痰盂也端过来。

你耳朵真大。

你有福。

你知道我的小名么？

我小名叫耳朵。

你摸摸它，像什么？

对，海参。

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？我不怕多嘴多舌，不管死人和老天爷乐意不乐意，也得容我把话说完。我不比你们年轻人，说话的时间有的是，当一年哑巴也没关系。我是说一句少一句，一天也不能耽误了。我不能让这么有意思的事情烂在肚子里，我得说。实话告诉你吧，你爱听不爱听都没关系，我冲着这堵墙讲故事可不是一年两年了！

墙上有女人。

不信你看。

你是个瞎子！

我都懒得张嘴了。

那不是屁股，那是去年夏天漏的雨水。你不能用眼睛看，得用心。只要心思对了，闭着眼睛也能看见常人看不到的东西。你猜猜我现在看见什么了？

年轻人脸皮薄，我不能告诉你。

我看见了一个淫字。

淫，你懂吗？

福居家的茶馆卖水，还有一绝，是给茶客梳头。你刚坐下，小厮就凑过来解你的辫子，你在前边喝他在后边梳，哪儿痒痒了用手指指，梳子齿儿马上就刮过去。别担心头皮渣子脏了茶碗，他早就往你脑袋上抹了黏乎乎的芝麻油了。闹不清老福居凭什么把两样不相干的生意做到一处，只知道人们都喜欢亮晃晃地从那里走出来，为了这点儿气派他们得多付两碗茶钱呢。

茶馆傍着柳镇的西街，走过码头的空场，是东街，那边花花绿绿的什么都卖，卖得最俏的是肉，女人的肉。那些把芝麻油味儿带过去的人，是穷酸的嫖客。他们办完了事还回来，一口气能喝干一壶茶水，喝够了把嘴一抹，一五一十吹嘘他干了什么，怎么干的。说得高兴了，他们能把条凳比做女人，手是手脚是脚地演起来。福居家的茶馆不光卖水梳头，还是个海淫的去处呢。不为这个我也不去喝那么贵的茶。以后我才知道，娼寮里的茶更贵，用老嫖客的话说，一碗人血也不过如此了。他们嫖以前嫖以后为什么到福居那里去，你该明白了吧？

他们缺钱。

我也缺钱。我是乡下来的仆人。我是榆镇曹如器曹老爷家的奴才。曹老爷是远近闻名的绅士和财主，我不能给他丢了面子。我不喝本地产的绿针，我要了外省舶来的碧螺。我不看那些下作的比画，我看窗户外头的船，我看着船上的女人做我自己的梦。可是，茶客们的脏话我一个

字也没漏掉。有人在吹牛，说他靠着一瓶洋酒，干了柳镇东街里最值钱的黑鹰，算那天他一个小钱没花，已经白×了她七天了。

老福居带头嚷嚷：杂种×的你放屁！

那人忙说：我要说谎就不是人，她贪酒！

老福居说：七天？除非你宰了她，奸尸！

茶馆里笑翻了。我不懂什么叫奸尸，可是我一下子想到了黑鹰的脸蛋子和两条长腿，脊梁沟里一阵酥麻。老福居的嘴可真厉害。他对我倒很客气，他知道我是谁。他给我续水的时候很小心，让我直觉着自己是个有钱人。

他说：耳朵，你们家老爷近来可好？

我说：托大叔的福，他老人家好着呢！

他说：你又上药铺了么？

我说：老爷让我买高丽参和枸杞子。

他说：初夏了还补么？

我说：我不知道。

他说：你是等邮差吧？别等了。萍水湾的饥民暴动了你不知道么？官船和商船一时上不来，没有一句两句的别想等着信。回去吧，见了曹老爷别忘了代我请安。你留心点儿，别让他瞎补，小心补坏了身子。

老福居多会说，把自己当成和曹老爷平起平坐的一个人了。实际呢，我们老爷见了他都不一定知道他是谁。福居的心眼还是不错的，他竟然不知道我泡在他的茶馆里是图什么。不怕你笑话，那些下作的故事可真叫我动心，我觉着自己整个儿人都掉到东街人肉的香味儿里去了。我在白日梦里听到老福居说：你们听。茶馆里乱哄哄的。老福居又说：你们听呀！人们静下来，苍河上飘出纤夫的号子，吼的人不少，是一条大船。

大家跑出去看热闹，码头上晃着一大片脑袋和辫子。人群前边有许多灾民，他们刚才躲在柳镇的各个角落，听到动静都饿狗一样扑出来了。东街街口的石台子上浪着几个娼寮的粉姐儿，大红大绿，浑身上下都是不值钱的薄缎子，衣服样子不像本地那么肥，是从下游富庶地方学来的。

我往后站，仔细看她们，我管不住自己的眼，它们太馋了，哪儿都想去，像贼的两只手。

苍河比往年枯了一丈，岸边都是泡白了的石头，水草趴趴着，像死人头发。纤夫踩着它们往上走，一直走上码头的石头台阶，拢岸时舱底刮了河床，泥浆冒着泡儿泛出来。饥民们像见了皇上，都跪下了，疯疯癫癫地叫唤：老爷赏一口吧！老爷赏一口吧！

船真大，不是客船和盐船，也不是米船。船的样子很古怪，中间有桅，船头上漆了鱼嘴和鱼眼。你去过苍河没有？那真是一个没头没尾的东西！它的下游是县城，是府城，完后是省城，再往后就流到外省去了。那时候我不知道海，只觉着河水不管流多远，也是在地皮的一条沟里来回去地转悠，没有别的去处。那条外省来的船没有吸引我，我用眼睛撬娼妇们的沟子呢。大船的跳板咣一声砸在码头上了。

船舷里只有苦力，没别人。

饥民们突然改口了。

他们叫：亲爹！亲爹！赏一口吃的吧！

我想看看他们的亲爹是谁，一扭头看见跳板上走下来两个贵人模样的家伙。一高一矮，都是洋装，黑颜色儿，礼帽和斗篷也是黑的。他们让岸上的人吓住了。一片瘦胳膊！一片讨食儿的破碗！码头上活像长满了脏蘑菇。他们找不到下脚的地方。高个儿摘了帽子，一脑袋金丝头发，鹰鼻，鹄眼，白皮，我不说你也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。

他是个地道的洋人。

这一回是岸上的人给吓住了，匆匆闪出一条道来。饥民们不再吱声，都举着碗往跟前凑。洋人一路走一路往破碗里扔小钱。矮个儿也在扔，施舍得不耐烦，一把抛出去了。饥民们抓挠着搅成了一团，只有疯狗才能打成那个样子。洋人丢光了小钱，随手扔了几块鹰洋。不要脸的饥民又叫起来，你再有灵性也猜不出他们叫什么。

他们叫：洋祖宗，您赏耷拉孙儿一块吧！

人饿到那个份儿上就不是人了。

那位矮个儿不是洋人，脸蛋子倒比洋人白净。他走过来的时候一直瞧我，走过去了又瞧瞧我，我也瞧他。我很熟悉他脸上愁眉不展的样子，可是我记不起这个垂头丧气的人是谁了。那时候，凡是有点墨水儿的人都是这副眉眼，小学堂的老师，串酒铺的秀才，省城高等学堂的读书人就更不用提了，你只要看他们的脸就知道，老天说话就要塌下来，哪个也别想跑。

他站在离我两丈远的地方不动了。

我们中间隔着饥民和娼妓。

他说：耳朵，是你吗？

我一下子弄明白了。真该死，我怎么没认出他来，他的脸真苦，我差一点儿掉了眼泪。我几步抢到前边，跪下来给他磕头。我很会磕头，脑门子在青石板上碰得嗡嗡响，又麻又晕，可一点儿也不疼。我把那些要饭的卖肉的吓坏啦。

你听过评书没有？

我最喜欢评书的最后一句。

咱们下回——再讲。

我该出去遛弯儿去了。

他是谁，我明天告诉你。

又飞过去一架。我知道他们为什么把敬老院盖在这个地方。这地方安静。他们一定以为上岁数的人都是聋子。我可不聋，这是今天的第三十八架了。我刚搬来的时候很娇气，听到飞机的声音头皮都发炸。现在我习惯了，我把它看成鸟。我看它们，就像在老福居的茶馆里看船。苍河绕来绕去，流到我头上去了。

我还是告诉你吧。那人叫曹光汉，是曹家的二少爷。他有一个远房舅舅在光绪的朝廷里做着外交官，攀了这层关系，老爷出钱把整天唉声叹气的二少爷送到西洋留学去了。曹家不指望别的，他们只害怕他窝在榆镇的盆地里变成古怪的人，变成疯子。他是甲辰年十九岁的时候走的，

回来的时候有二十三岁了吧？他穿戴变了，身材也变了，没怎么变的是那张脸，还有那令人担忧的性情。他对我说：耳朵，是你吗？听声调好像他刚从地狱里爬出来，好像他刚刚爬出来又得马上爬回去了！

二少爷是很可怜的一个。

这是第三十九架了吧？

孩子，你坐过鸟吗？

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忘记告诉你了。洋人穿过柳镇码头的时候，东街口上的娼妇们一阵骚动。有个穿粉衫的娘们儿呀地惊叫了一声。她不是黑鹰，她叫白马。她说那句话的时候风骚地扭来扭去，好像孙悟空躲在她后边，要用金箍棒把她给支起来了。

封建社会怎么样？！

女人就是女人。

女人是有很多名堂的。

她说：好一根洋××！

去吧，祝你睡个好觉。但愿你早晨来看我的时候，我还活着。不管怎么样，有意思的事情还在后边，我要下功夫干到底。去休息吧，不要为女人的一句话害羞了。

千真万确，那是她的原话。

我累了。

3月2日录

榆镇在两道山岭后边，是个万亩大小的盆地。盆地里的河叫乌河，水不深，可水急，只能走木排和竹排，不能走船，多轻的船也不行。河心里净是房子那么大的石头，水冲上去撞得很响。乌河在山谷里拐上七七四十九道弯，最后流到柳镇的西边，成了苍河的一脉了。

为了行排，河上没有矮桥，只有一座吊桥。没有吊桥的地方，人们得蹚水过河。从码头去榆镇的路有二十里，它一会儿在河那边，一会儿在河这边，坐不上轿子骑不上马的人，只能拎着鞋赶路。夏天发大水的时候，这条路干脆就没了。没路了也不怕。榆镇和山外边断绝来往是常有的事。榆镇是丰衣足食的好地方，我们怕什么呢？跟苍河上下数不清的村镇比比，榆镇在我们榆镇人的眼里简直就是天堂了。

现在想想，这种洋洋得意实在是毫无道理。整个盆地里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曹家的老少，一种是曹家的佃户。就算榆镇是天堂也是曹家的天堂，跟我们这些做奴才的有什么相干呢？！我算个什么东西？我把自己当个人儿，到头来不过是曹家府里一条饿不着的狗罢了。

那时候，不瞒你说，只要能在曹府里做事，做狗我也乐意。不为别的，就为曹老爷待我太仁义了。我没有父亲，也没有母亲。我三岁给曹家喂鸡，五岁给曹家养猪，九岁给曹家放马。别人十六岁了是苦力，在曹家的屠场、纸场、扇场里做活，我十四岁就做了曹老爷贴身的跟班，穿好的、吃好的、用好的，我还图什么呢？我从跟曹家的鸡鸭猪马打交道的时候开始，就不把自己当外人了，那么多年混过来，我觉着我差不多就是曹老爷的一个儿子。他老人家怎么看我我不管，我有我自己的主意就是了。偷偷地给一个老地主做儿子，这叫什么事？

你说得很对，这是悲剧。

我在码头上认出二少爷，为什么要哭，为什么拼命磕头，秘密就在这里。他愁眉苦脸的样子，让我心疼，也让我觉着亲近。那天我在人群里为他开道，求他把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。他想了想终于这么做了，我很满意，我成了他手里的拐棍儿，可以硬邦邦地拨拉那些挡道的饥民了。他们不断哀求：亲爹！您救命！我真想踢他们。实在没得吃了，吃腿上的肉么！这么低三下四的，哪配活在世上。二少爷的脸色很难看，不知道怜他们呢，还是怨他们。他穿过人群的样子像逃跑。

他说：这里也弄成这个样子了！

我说：去年涝，今年又旱了。

他说：榆镇的米仓怎么样？

我说：满着呢！

他说：为什么不多赈一些呢？

我说：赈了不少了。县城有咱们家开的粥棚，逢五逢十生火，大少爷哪个月也得跑两趟。

他说：为什么不天天生火？

他气冲冲的样子把我闹傻了。

他又说：人是逢五逢十才吃饭的么？！

我说：朝廷都没有办法了，靠咱们张罗有什么用。把米赈光了，咱们吃什么？

他说：要吃大家一块儿吃。

二少爷还是过去那个莫名其妙的人，我想我得留心。上路以后，我求他让我背他上山，他不肯，我又求了一次，他还是不肯，只答应把胳膊搭在我肩膀上。我怕他胳膊抬高了累着，故意弯膝弓背让身子矮下去。我的脸离地面那么近，两只手一伸就能爬着走路了。

洋人一直跟在旁边。我和少爷说话的时候，他就听着，看我们俩的嘴。我们不说话的时候，他就吹口哨。他吹得很响，像一根笛子。二少爷心情不好，不怎么跟他说话，说个一句半句也是叽里咕噜，他听了以后使劲点头，样子很厚道，还有点儿傻。他到路边树林里累累坠坠地撒尿，让我大吃一惊。我眼尖，什么也别想逃过去。我突然想起了婊子说的那句话。我没出息，我又梦见在船上撅着屁股摇橹的女人了。

你仔细看看我的老脸，它下贱吗？

人下贱不下贱，是看不出来的。比如你是好孩子，你在想什么，我可一点儿也不知道。

你不会想着扒女人的裤子吧？

我年轻的时候经常这么干。

在梦中。

对。全部。